

谁赚得多

□李沉舟

我曾经也觉得自己很拽,毕竟我的收入是我爸的三四倍、我妈的五六倍,一度在家里说话声音比谁都大。

直到我谈婚论嫁,两个人准备买房时,发现虽有积蓄,在同龄人中也不算少,却仍然一筹莫展。

账户里收到了一笔巨款,是我四年积蓄的五倍。突然觉得很难过,这几十年,以爸妈的收入,是怎样省出这么多来的……

20世纪80年代,村子大部分人都还在农田务农,我爸就已经开始倒腾乱七八糟的玩意儿了。

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倒腾一木板车西瓜到汽车站,挨个卖。生意倒是不错。后来又倒腾荔枝,直到现在,家里买荔枝,爸爸就会得意洋洋说:我只要看一眼,就知道甜不甜、核大不大。

据我爸说,他还倒腾过棒冰雪糕。到冷饮厂批发几大箱冰棍,趁着天气热拉到车站码头,用棉被盖住卖。我听着都觉得神奇。

那时候,我爸才十几岁。国家干部、企业职工一月工资大概也就30多块钱,我爸倒腾一天,大概也能赚个十几块、几十块什么的。也就是说,他那时候的收入,远高于同时代的人。很惭愧地说,我至今的收入,和同龄人比起来,远远达不到我爸那个水平。

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整个社会经济环境和父母辈当年是完全不一样的。单纯的从收入的数字,比较自己与父母的能力,是极其不恰当的。比如我,论起思维的活跃程度、逆境中生存的能力等,落后我爸太多。我只是在这样的一个既定的社会经济环境中,选择了一种相对安全、安逸的生活方式,在收入的数字上超越父母主要是靠货币贬值,在一些所谓先进的生活方式或者理念上领先父母是靠整个社会的进步。

我小时候最亲的人是奶奶。二十年前还上小学时,我看街边卖的进口大芒果,

跟奶奶说,等我长大赚钱了买给你吃。出国后赚的第一笔钱是我在报社当校园小记者的稿费。我把钱装进信封寄给了奶奶,又附了一封信,说:这是我赚的第一笔钱,寄给您买芒果吃,小时答应过您的,我还没忘呢。

一年后的暑假,一同来的女孩子们想家,都自己买票回国了。我咬咬牙狠下心不回家,一个人在堆满行李的学习室里待了一个假期。原因有两点:第一,我对自己承诺过不再乱花家里的钱;还有,我并没取得足以让家人为我骄傲的成绩。两年半后,带着全校前几名的成绩毕业回家时,我在半夜的飞机上远远望见故乡的灯火,哭得不能自己。到家了,奶奶早做好饭在等我,我看到写字台的玻璃板下面压着我寄回去的那两张花花绿绿的纸币。

工作后,亲戚来奶奶家拜访,问起我的工作和收入。因为是个人隐私,我之前也从没和家里清楚地讲过,此时更是支支吾吾。奶奶笑道:当着自家人的面,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讲了之后,奶奶先是一愣,然后有点唏嘘地说:奶奶啊,一辈子也没挣这么多啊。但我听得出,唏嘘间,有她欣慰的轻叹。

奶奶去年走了。我回去参加她的葬礼。她的悼词寥寥数语,里面提到她是个平凡的女性。但我知道她一点都不平凡。她毕业于师范学院,曾经是中学老师。她教我女红、画画写字,看着我写作业;她在我发烧的时候陪夜,直到早上我的体温降下来;她会在暑热的正午给没胃口的我做一碗凉面,里面的麻油点得恰到好处;她喜欢花花草草,喜欢读书看报,娴静随和,从来不跟院子里面的老太太们嚼舌扯皮。我眼里的奶奶,从来就不平凡。

年轻人啊,赚的钱在数字上比长辈多,有什么意义呢?骨子里流着他们的血,身体里是互相映射的灵魂。我想最好的状态,是我们能成为彼此的骄傲和依靠。

春 菜

□熊荟蓉

“蓼茸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人间清淡的欢愉,是需要菜蔬与春色成全的。这世间,唯有美景与美食不可辜负,春风十里与春菜一盘同等珍惜。

“一月葱,二月韭。”韭菜被誉为春天第一菜。春天去郊外踏青,随处可见一棵棵、一丛丛的野韭菜,在清风中翩翩起舞,水灵灵、羞答答,一副温良恭俭让的小模样。

初春的韭菜,清爽、鲜嫩。清炒的韭菜,盛在青花瓷盘里,宛若碧玉丝,秀色可餐。用韭菜炒鸡蛋,金碧辉煌,悦目爽口。用韭菜炒田螺、炒鳝丝、炒河虾,更是无上的美味。而我记忆最深的,是祖母做的韭菜粑粑。

将洗净的韭菜切碎,放在湿面粉里搅拌均匀,加少许盐,放一个鸡蛋,然后放在油锅里煎至两面金黄,热热地捧在手里,左一口鲜,右一口脆,吃得那叫一个喷香啊。

“门前一树椿,春菜不操心”。儿时的乡村,家家户户都栽香椿树。每年谷雨前,香椿树就冒出一簇簇紫红的嫩芽,一股浓郁的香气就弥漫开来。这时候采摘的香椿芽,无论是清炒还是凉拌和腌制,都风味独特、气息迷人。

在青黄不接的春三月,母亲做的香椿芽炒鸡蛋是我们最好的下饭菜。香椿的香,馥郁绵长,留于唇齿。香椿的椿,谐音“春”,饱含新春的清气。香椿芽是最地道的春菜。

春天我们餐桌上还会多出一道美味——地捡皮。地捡皮色泽墨绿,类似木耳,又名地木耳,是一种季节性的菌类和藻类的共生体。雨后,家乡的堤坡和草地就会长出一撮撮这种黑不溜秋的东西来。

地捡皮娇嫩,不胜暖阳的抚摸,我们往往要在天刚放晴时抓紧去捡。炒地捡皮要把锅烧热,先将蒜苗、生姜丝、辣椒末翻炒,再倒入地捡皮,放盐,盖锅略闷片刻。地捡皮炒好后,淋点猪油,特别鲜香滑溜,还带着泥土的芬芳。若是凉拌,又透着雨水的宁静。

“三月三,荠菜赛灵丹。”说的是荠菜的药用价值。荠菜花小色白如米粒,又称“地米菜”。《本草纲目》云:“荠菜味甘性平,入心肺肝经,具利尿、明目、和肝、强筋健骨、降压、消炎之功。”

“农历三月三,地菜煮鸡蛋”等多种说法,都与健康相关。在阳春三月三,采一把叶嫩根肥的地米菜回家煮鸡蛋,或者包饺子、制春卷,在品尝春天的同时,也将健康吃了下去。营养又美味,何乐而不为!

暮春时节,槐花开了。一串串白色的槐花晶莹剔透,掩映在一片片绿叶之中,是小清新的最好注解。微风拂过,幽香直达五脏六腑,说不出的熨帖畅快。摘下一瓣放进嘴里,甜丝丝的香味就会缠绕唇齿。

槐花富含维生素和多种矿物质,具有清热解毒、凉血润肺、降血压、预防中风的功效。还能滋润肌肤、美容养颜。槐花蜜色泽乳白,口感细腻、气味清香,是四大名蜜之一。槐花糕、槐花饼、槐花羹,都是色香味俱全的美食。

不管是哪一种春菜,留在舌尖的都是阳光和雨露的香味,留在心底的都是故乡和母爱的味道。所以,我们不可辜负的不仅是美景与美食,更是这大好春光和人间情怀。

陪你一起看桃花

□胡兆喜

爱人,这是我精心策划了整整一个冬天的“阴谋”,也是我,一个普通的丈夫能送给你的一份最奢侈的礼物:这个春天,陪你一起看桃花。

到了,到了,已是冰消雪融、春暖花开的阳春三月。到了,到了,踏上那座百年的石板桥,跨过那道淙淙溪流,翻越那道泛着青韵的山梁,不就嗅着了那醉人的芬芳,不就看到了笑迎春风的烂漫桃林了吗。

看着你快乐奔跑似山林间的小兽儿,听着你惊喜的欢叫和开心的笑,读着你如桃花一般灿烂的容颜,陶醉的又岂止你,又岂止这一片舞动春风的桃花呢。二十年,整整二十年哪,柴米油盐的辛劳操持、相夫教子的默默付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偷噬着你姣丽的容颜和灿烂的韶华。二十年前的人面桃花不就是今天的你吗。爱人,请你尽情地飞舞吧,像这调皮而快乐的风;请你肆意地绽放吧,一如这天天的桃花。良辰美景属于你,这个春天属于你。

爱人,你看,这一株株桃树若没了妩媚动人的花儿装点,该是怎样的呆笨而丑陋;而这片阒无人迹的荒野若没了这灼灼烂漫的桃花的吟唱,又该是如何的寂寥而荒芜啊。不要哀怜花儿会凋零谢去,那香甜可口的果儿不就是她用心用情孕育的精灵吗。

爱人啊,正是你的美丽灿烂了我的眼眸,正是你的妩媚活泛着我的身心,也正是因你的善良、你的勤劳、你的奉献、你的自我牺牲,才有了我们朴素而温馨的家园,才有了丈夫的荣光和儿女的幸福生活。这眼前的桃花不就是你吗,你不就是这美丽着自己又愉悦着路人的桃花吗。

作为一个平凡的男人,你的丈夫无力送你昂贵的钻戒、奢侈的鞋包,让你华贵雍容,甚至也不曾献上一枝两枝的玫瑰,以及一场烛光晚餐。这个春天,我要送给你这满坡笑迎着春风、烂漫着春日,醉了你也幸福着我的清香四溢的桃花。

爱人,在我的眼中、在儿女的心中,在我们朴素而温情盈漾的家园里,你就是一株永不凋谢的桃花,芬芳馥郁,妩媚动人。

老鹰依人

□feng

我这个人脾气比较暴躁,又看到过一些关于家暴的新闻,于是找男朋友的时候精挑细选,选了个个头比我小的,就想着有朝一日俩人要是吵得越来越厉害,动起手来,我不会吃亏!本人168厘米,体重55公斤,不算小身板了。老公和我一样高,认识的时候,体重53公斤。

结婚以后,我骗他打了一架试试身手,结果发现打不赢。说好了他不许还手,但他把我的手抓住,我就打不到了。

我很纳闷,生了好几天的气。

偶然听同事说,女性再怎么厉害也打不过男性,因为性别差异,男性力气就是大。我立刻想到那天被他抓住双手后,我动弹不得的感觉!

真后悔找他结婚,早知道打不赢男人,我就该挑个大高个,也好小鸟依人。现在还被他嘲笑依在他身边也像鸟,只不过这鸟是只老鹰……谁稀罕站在一个和自己一样大小的男人旁边!

棉布垫子

□刘士帅

母亲生命中的最后三年,一直执拗地专注于一件事——为自己做棉布垫子。

母亲是个要强的人,却偏偏得了那不能要强的病:脑梗塞。好在苍天有眼,病后半年,母亲又挣扎着站起来了。重新站起来的母亲,不仅能双手提水,还能给父亲准备一日三餐,这让在外打拼的我多少放宽了些心。

母亲心里清楚,现在这种情况终归会有一劫,她不想哪天万一真瘫在床上给儿子添太多麻烦。母亲催促父亲去集市上买来花布,一闲下来就为自己做铺在身底下的那种棉布垫子。那时,母亲的手已经不够灵活了,这使得她的活计不像做姑娘时那般精细,那些针脚大大小小的。反正是垫在身下用的,母亲没太多讲究。

母亲做垫子的事我一直蒙在鼓里,母亲也从不让父亲说。每次做完垫子,母亲都让父亲帮着放进床边的柜里。日复一日,母亲究竟做了多少个垫子,连她自己也记不清了。有一次,我回家,撩开门帘,刚好看见母亲在忙活。母亲的额头上冒着豆大的汗珠,手上残留着被针扎破的血迹。

我喊了声:“妈!”母亲这才抬起头来,惊喜地问:“怎么没说一声就来了?”边说话,母亲边把手中的活计往旁边撂,想起身给我做饭。我不知道母亲正在做垫子,还让母亲没事尽量多歇会,千万别累着。母亲慢慢站起来,我扶母亲起来时,母亲还说:“妈没事,甭扶我。”其实,我看得出母亲的身子多少有些倾斜,毕竟是得过一次大病的人了。

那时,我还没成家,母亲很惦记我,总想看我娶上一房媳妇,才算心安。可境遇的不济,让我的爱情一直有太多阻隔。更何况,感情的事哪能说来就来呢?我安慰着母亲,也安慰着自己。然而,爱情却并未因为我的安慰对我有丝毫的眷顾。

母亲最终还是没能躲过那一劫,只是,那些垫子一条都没用上。那天早晨,母亲和往常一样去门前的河堤上走走,和母亲

一起的还有几个同村的大妈大嫂。母亲和她们有说有笑唠着家常。唠着唠着,忽然,一阵天旋地转,母亲便倒在地上了,从此,再也没有醒来。

得知消息时,我怎么也不敢相信,跌跌撞撞跑回家,扑在母亲身上,浑身瘫软,半天没起来……

我是在整理母亲的遗物时发现那些垫子的,它们躺在柜里,码放得规规矩矩,整整码了一柜。父亲在边上解释说:“你妈这辈子,要强惯了,她怕自己万一哪天瘫在了床上,有这些垫子,好少给你添点麻烦。”我数了数,三年来,母亲一共做了133条垫子,那些垫子摊开在床上,码了好几层。我的眼泪滴在垫子上,湿润了好大一片。

母亲过世没多久,国内暴发了新冠疫情。就在疫情期间,我主动报名做了志愿者,又在值勤时意外邂逅了一个同为志愿者的女孩。爱情来得太快,让我有些始料不及。订婚、结婚,一切顺利得出乎我们的想象。

很快,孩子要来了。我和妻子早早地开始为孩子的出生做准备。“总得做些小被子、小垫子什么的吧。孩子生下来,用什么呢?”妻子提醒,我马上想到了母亲。

我马不停蹄回了老家,想取回母亲生前做的那些垫子。这时我才发现,那些垫子花花绿绿喜庆得不行,给孩子用再合适不过了。我曾经不明白,一向节俭的母亲如何舍得用全新的棉布为自己做垫子呢?这不是母亲的风格啊,母亲连双袜子都是补了又补穿在脚上。我的疑问也带来了父亲的疑问:“我那会儿也奇怪呢,你妈还特意让我带她去过一次镇上,说我挑的花布不好看。”

那一刻,我仿佛明白了母亲的心意,眼泪再一次模糊了双眼。

女儿降生了。出院回家时,包裹女儿的就是母亲做的那些垫子,它们花花绿绿的色彩催开了我心头的一个春天。